

黑奴成功者自傳



黑人成功傳

胡林漢
山達源
譯

世界書局印行

原序

本書的前身，是繼續登在曠觀雜誌 (Outlook) 上，講着我一生事跡的零碎片段。牠們在該雜誌上登出來時，我時常驚奇着，居然全國各地寫信給我的人會那樣的多，都要求將牠們用單行本來出版。爲了答應這些請求，我最感激曠觀雜誌。

我的原意是講述着簡單而坦直的故事，毫無文飾的企圖。我要想這樣做，卻做得那樣的不完備，這是我的抱歉。我的時間和精力，大部分都用在塔斯歧基 (Tuskegee) 師範實業學院的行政工作上，並且要籌款來維持該校。本書大部分的文字，都是我在臥車上，或旅館中，或待車時的車站上，或在塔斯歧基能夠暫時離開我的工作時寫的。要是沒有色拉射爾 (Max Bennett Thrasher) 先生的辛苦和盡量的幫助，我是不會達到滿意的地步的。

目錄

第一章	一個奴隸中的奴隸	一
第二章	兒童時代	一三
第三章	爲受教育而奮鬥	二四
第四章	幫助他人	三六
第五章	改造時代	四六
第六章	黑種和紅種	五三
第七章	在塔斯岐基的初期	六一
第八章	授課於馬房雞棚中	六八
第九章	焦急的晝間和失眠的夜晚	七七
第十章	比無薪造磚更困難的工作	八六
第十一章	在睡上牀鋪之前製好牀鋪	九五
第十二章	募捐	一〇三

第十三章	二千哩路作五分鐘演講·····	一一五
第十四章	阿特蘭塔博覽會演講·····	一二八
第十五章	公衆演講的成功祕訣·····	一四二
第十六章	歐洲·····	一六三
第十七章	最後的話·····	一八〇

第一章 一個奴隸中的奴隸

我生在弗基尼阿（Virginia）州，法蘭克林（Franklin）的一個農場上，一生下來便是個奴隸。到底生在那一個地方，生於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但我想，總有一個地方是我的生身之處；總有一個日子是我的生辰。後來，照我所知，我是生在鄰近一個十字街口的郵政局的地方，這郵政局叫做黑爾斯福（Hale's Ford），大約是在一八五八年或一八五九年。那一月那一天我卻不知道了。我現在所能記起的最早的印象，只是農場和奴隸區，奴隸區是農場的一部分，那裏有奴隸住的小木屋。

我的生活，一開始便在極悲哀、極淒慘、極沮喪的環境中。這並不是說，我的主人來得特別殘酷，因為比起許多別人來，我的主人並不怎麼兇。我生在一間典型的小木屋中，長十六呎，闊十四呎。我在這小木屋內和我的母親，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同住，一直住到南北戰爭之後，那時據說我們都被釋放了。

至於我的祖先，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後來我在奴隸區中，聽到黑人們交頭接耳說到當初的奴隸，從非洲載到美洲，在中途所受的痛苦。自然，我的外祖父一家也是受到的。我一心想得到一些關於我的母親以外的家譜，但是不成功。我記得我的母親有一個半血屬的兄弟，和一個半血屬的姊妹。在奴隸制度時代，黑奴的家系是不注意的。我的母親引起了一個購買奴隸者的注意，後來這位主人又買了我。他買了我的

母親正如一個人多買了一隻新的馬或牝牛一樣。母親的歷史我不十分明瞭，父親的歷史則更不知道了。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我只聽說他是一個住在鄰近農場上的白種人。不管他是誰，總之，他絕不以我爲念，也從未顧到我的養育。但我並不因此怪他。那時候國家不幸，產生了不幸的制度，他也不過是在不幸的制度中一個不幸的犧牲者。

那間小木屋不單是我們的住家，也是農場的廚房。我的母親便是農場上的廚子。小木屋自然沒有玻璃窗；只在邊旁開幾個洞，以通日光，但是冬天凜冽刺膚的風，也吹進來了。小木屋也有一扇門——這是說有一種像門的東西，總算也叫做門——門上的鉸鏈既不穩固，門板上又有許多大的裂縫，門框太小那是更不必說了，因此這間木屋極不使人舒服。除窗洞和大的裂縫之外，右下角還開了一個貓洞——這一種設備，在戰前的弗基尼阿是家家戶戶都有的。貓洞是七吋闊，八吋高的一個方洞，以便貓兒在晚上可以自由進出。但是我們的小木屋，至少有六個破洞，是使貓兒進出，現在居然也像煞有介事地開個貓洞，真使我莫名其妙。室內沒有地板，精光的泥地，便是地板。泥地中央有個大而且深的坑，上面蓋着木板，這地坑是預備冬季藏番薯的。這番薯坑的印象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爲我記得每逢我們安藏或取出番薯的時候，我常可得到一兩個，我便烘將起來，大大的享受一番。在我們的農場上，廚灶是沒有的。我母親爲白種人和奴隸們所做的一切烹飪工作，不得不在露天的火灶上幹，食物大都是用鍋子和長柄鍋煮的。這破陋

的小木屋，使我們在冬天受寒冷；這露天火灶的蒸熱，又使我們在夏天受到同樣的磨難。

我的早年生活是在小木屋內過的，生活的狀況和其他幾千萬別的奴隸沒有什麼不同。我的母親在日裏自然沒有工夫顧到她的孩子們。只是在清晨未上工之前，和晚上工作已完畢之後，偷工夫來照顧我們一下。在我最早的記憶中，我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在深夜裏煮了一隻雞，推醒她的兒女們，給他們吃。我不知道她怎能得到這隻雞，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想來總是從我們主人的園子裏拿來的。有人會說這便是偷竊。倘使現在發生這種事情，我自己也會反對。但是倘使我們能設身處地想一想，在那個時候，爲那種原因而做這件事，我決不相信我母親是犯了什麼偷竊的罪。她不過是奴隸制度下的一個犧牲者。在未宣布釋放奴隸令，我們一家未曾得到自由之前，我們沒有在床上睡過。一家三個孩子——我的哥哥約翰（John），妹妹阿曼達（Amanda），和我——只有一張檯薦鋪在齷齪的泥地上，說得更正確一些，我們只睡在齷齪泥地上一團污穢的破布當中或上面。

不久之前，有人請我講一些關於我少年時的運動和遊戲的事。一問到這個問題，我方始想起，我是終身沒有享過遊戲的幸福。從我能够記憶的時候起，我幾乎每天都做零星的苦工；我想，當初若能有些運動的工夫，我現在或許能夠成爲一個更有用的人。我小時做奴隸的時候，因爲年紀太小，沒有多大的用處。但是大半的時候不是收拾場子，拿水給田裏的人，便是到磨坊裏去，這磨坊離農場約有三哩路，我每星期總

得去一次，拿玉蜀黍去磨。我常害怕這個工作。重重的一袋玉蜀黍放在馬背上，本來兩邊的重量分得很平均；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玉蜀黍老是要移動，幾乎沒有一次例外的，玉蜀黍偏於一邊，失了平衡，常常連人帶貨一齊從馬上掉下來。我的氣力不夠，不能再把玉蜀黍裝上去，只能在道旁等着等着，有時要等好幾個鐘點，才有行人過來，請他幫我脫離難關。有時等幾個鐘點，便哭幾個鐘點。這樣一來，時候多費了，到了磨坊，自然遲了，再等玉蜀黍磨好，一路載回來，到家裏有時要到夜深。這條路又是冷靜不過的，而且要穿過幾個森林。我真要嚇死了。聽說森林中常有逃兵埋伏着，人家對我說，逃兵看見單身的小黑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要把他的耳朵割下來。再說，而且回家遲了，還免不了頓責罵，或一頓痛打。

我做奴隸的時候，什麼教育都沒有受過。有幾次我陪小女主人去讀書，代她拿書包，總算到過校門口。我看見幾十個男女小學生在教室裏讀書，這景象使我感覺到，一個人能這樣子到學校裏去讀書，正和進入天堂一樣。

照我所能記得的，我第一次知道我們是奴隸，解放奴隸的問題已在討論了。是在一個天還未亮的早晨，那時我被母親驚醒了。她跪在她兒女的前面，虔敬的祈禱着，祝林肯（Lincoln）和他的軍隊能得勝利，她和她的兒女有一日能得到自由。這一點，我始終不明白，南方的奴隸都是完全不知書報為何物的羣衆，但是對於騷動全國的民族問題，卻能知道得這麼正確，這麼完全。加利松（Garrison）、拉夫加（Lovejoy）

和其他的人一開始自由運動，南方的奴隸們便極關切着時事的進行。雖然在南北戰爭的前夕及戰爭之際，我還不過是一個孩子，我現在尚能記得每在夜深的時候，聽到母親和其他農場上的奴隸交頭接耳的討論時局。這種討論，顯示着他們是明瞭時局，利用所謂『口頭』電報來得到消息的。

在那次選舉總統運動中，林肯還是個候補者，我們遠處在農場上的奴隸，雖然離開最近的鐵路，最近的大城，最近的報館，至少有好幾哩路，卻都知道那問題的焦點。南北戰爭一開始，農場上每一個奴隸都覺得而且知道，雖則別種事件也牽涉到，而重要的卻是奴隸問題。即使住在最遠的農場上，一個最愚笨的黑奴，心裏也毫無疑惑的覺得，只要北軍勝利，那戰爭結果便是奴隸的解放。每一次聯邦軍的勝利，每一場同盟軍的敗北，都是極敏銳極緊張的關切着。大戰的勝負，奴隸們常常比白人先得到消息。這消息老是從被差到郵局去取郵件的黑人中得來。因為郵局離農場沒有三哩路，郵件呢一星期只到一兩次。被差去取信的人常常逗遛在郵局門口，白人們拿到了郵件，都聚在那邊談論最近的時事，所以都聽得明明白白。那去拿郵件的黑人一回來，便將所聽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報告出來，所以黑奴們常比在大屋子裏的主人先得知道消息。

我不能記得在孩提或幼童時代，有否一次全家同桌坐着，像文明人一樣，做了禱告進食。在弗基尼阿的農場上，孩子們喫飯，簡直和啞口牲畜差不多，即到後來，還是如此。這裏一片麪包，那邊半塊殘肉。一會兒

一杯牛奶，一會兒一些番薯。有時候我們家裏一部分人便從鍋罐裏拿着吃，一部分人把洋鉛盆擱在膝上吃。食具自然是沒有的，好在我們都有兩隻手，可以抓來吃。後來我長得相當的高大，便被差到大屋子裏去侍奉就食時的主人，那便是去拉紙風扇趕去食桌上的蒼蠅。吃飯的白人有時談及自由問題，談及戰爭，從中我聽到了許多。記得有一次，我看見我的兩個年青的女主人和幾個女客，在院子裏吃薑餅。那時，這種薑餅，在我看來，是最引口最可羨的東西；當時我便私心決定，一旦我得了自由，能得也像今天那些貴婦一樣有薑餅可吃，我的最高的慾望就可算達到了。

當然，戰爭延長下去，白人往往要感到自己不容易得到食物。我想，倒是黑奴們所受的痛苦，沒有像白人那麼尖銳；因為黑奴的糧食僅是玉蜀黍做的麪包和豬肉，農場上都可出產；但是白人吃慣了的咖啡、茶、糖等等，都不是農場上的出品；戰爭一發生，這些東西都不能得到。因此白人處入了窘逼的境遇，沒法兒只好拿炒焦的玉蜀黍當做咖啡，一種黑色的糖漿當做糖。所謂茶和咖啡，也時常沒有甜味。

我記得我第一雙的鞋子是木屐。吋把厚的木底，上面釘一條粗皮。走起路來的，督的督發出可怕的聲音。因為木屐對於足部的壓力毫無彈性，所以極不舒服。穿起來也極其難看。但是我做小黑奴的時候，最難堪的磨煉，要算穿粗麻衫的一件事了。在弗基尼阿我所住的地方，通常都用粗麻給奴隸做衣服穿。給我們做衣服的粗麻，原是預備丟棄的廢料，自然是麻布中最粗硬，最便宜的一部分。這第一次穿新麻衫所受的

痛苦呀我簡直想不出再有別的痛苦可以比擬，或許和拔牙齒有些相像罷。穿在身上好像有一打多的毛栗子，或一百多隻小別針刺在你的皮肉上。直到現在，我還能清清楚楚的感覺到當時穿新麻衫的痛苦。再加那時我的年紀輕，皮肉柔嫩，所以更是了不得。但我沒有辦法：要穿便穿，不要穿便沒有。要是可以隨我選擇，我情願一絲不掛。說起粗麻衫，我聯想到我的哥哥約翰來了，他比我不過大了幾歲，爲我做了一件慷慨仗義的好事，在黑奴的親族中，我從未聽到過有人肯替別人這樣做過。每次我須得穿新麻衫的時候，他便慷慨的代我先穿了幾天，直到芒刺擦輓了再給我穿。當時我所穿的惟一的衣服，直到我長成青年，還是這一件。

或許有人聽了我上面所說的，要想我們一族的人對於白人一定是有惡感的，因爲大多數白人都出去打仗了，若是南軍得勝，結果黑人仍須爲奴。但是這種假說，在我們一區的人看來，是不正確的。便是在南方任何一區的奴隸，只要待遇稍合情理，在他們看來，也是不正確的。戰爭的時候，我的小主人之中，一個打死了，兩個受了重傷。我記得黑奴們一聽到『小主人俾利（Billy）』的死訊，個個都感到悲哀。這悲哀決不是假裝的，完全是真實的。因爲『小主人俾利』小的時候，我們之中有人曾經領過他，有人曾經和他玩過。工頭或主人責打奴隸的時候，『小主人俾利』常爲他們討情。所以俾利之死，加於奴隸區的悲哀不亞於大屋子裏的人。兩個小主人受了傷送回家來，黑奴們處處表顯同情。他們急急的要想看護傷人正如親

人一般。也有黑奴要求主人給他們有全夜服侍傷人的特權。在受束縛者而有這種溫存和同情，全出於他們仁慈的和仗義的天性。當白人們出去打仗，把他們的妻子和兒女留在農場上時，黑奴們真的不惜生命的來保護他們。白人男子不在的時候，黑奴被選而睡在大屋子裏，便視為莫大的榮幸。在晚上如有人想來傷害小女主人或老女主人，先得跨過那管守的奴隸的屍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一點，但我敢說，我們種族裏，無論其為奴隸或自由人，從未聽到其中有受人之託而不效忠的。

在戰爭以前，及在戰爭之際，我們種族裏的人不但對於白人毫無惡感，而且戰爭之後，男主人或女主人因種種原因，有陷於貧困的，還是由他們從前的黑奴小心看顧他們。這種例子很多，簡直可說成了慣例。我眼見許多黑人，多年的以金錢來救濟他們從前的主人。我也知道從前的黑奴中，頗有人來幫助他老主人的後裔得受教育。我還可舉一個例子：南方大農場上有一個青年白人，原是大地主的兒子，因為性喜喝酒，弄得阮囊羞澀，自制力薄弱，簡直流落為可憐蟲；那農場上的黑人，自己雖也窮困不堪，卻年年供給這位青年白人的生活必需品。有的給他一些咖啡或一些糖，有的給他一些肉，有的給他這樣，有的給他那樣。只要黑人有，他們決不吝嗇，因為他是『老主人托姆 (Tom)』的兒子，只要這農場的黑人，還有人直接的或間接的知道老托姆，他的兒子是決不致受苦的。

我上面說過，我們種族裏的人，是不失信於人的，我舉一個我自己知道的事作個最好的例子。不久之

前，我在俄海俄（Ohio）州的一個小城市裏，遇見了從前在弗基尼阿爲奴的一個黑人。我知道這人在放奴令之前兩三年，和他的主人訂過契約，每年付錢若干，作爲贖身之費，那時他便可隨意到什麼地方，到任何人家去找工作。他以爲在俄海俄可以多得些工資，便到了那邊。後來放奴令發表，他得了自由，他還欠他的主人大約三百元錢。放奴令雖已免除了他的義務，這位黑人還是跑了很多的路，走到弗基尼阿前主人那裏，連本帶利的付清了他最後的一元錢。他對我說，他也知道這錢可以不付，但是他既已和他的主人說定了，決不願失信用。他覺得若不履行他的契約，他的心裏不能享受自由的幸福。

或許有人聽了我所說的，會發生一種觀念，以爲有些奴隸是不要自由的。這是不真實的。我從未見過一個不要自由的，也從未見過一個得了自由再要回到奴隸地位去的人。

從我的心坎裏，我深深的可憐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不幸而遭羅奴隸制度的羅網。南方的白人奴屬我們的種族，我早已不因此而懷惡感。奴隸制度的發生決不能由一國中的某一區域專任其咎；而且中央政府已多年承認了，保護了這種制度。奴隸制度的觸鬚，一旦絆住了國中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便是國家要想掙扎，脫卸自己，也不容易。我們如果拋棄成見，拋棄種族情感，實事求是的來看，我便不得不承認說，奴隸制度雖然殘酷，不道德，但是住在這國家裏一千萬個黑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經受了美洲奴隸制度的教訓，在物質上、智力上、道德上、宗教上所處的地位，比之全球上任何一處一千萬個黑人更來得優勝，更

有希望。我的話從下面的一件事看來，更可證明並不過分；這裏的黑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經受了奴隸制度的教訓，不絕的回到非洲，像宣教師一樣，去啓發留在祖國的同胞。我說這話，並不是贊同奴隸制度——反之，我排斥這種制度，我們都知道，美洲之組成這種制度，只爲自私自利和財政上的緣故，並非出於宣教的動機——我只使人們注意一樁事實，並顯示上帝如何時常利用人和制度來完成他的意旨。有時有人問我，在目前我們的地位，有時看來非常失望，非常沮喪，而我怎麼對於這國裏族人的前途，竟能存着這種信心，我便把良善的上帝已領導我們出了曠野這一件事，來提醒他們。

我長到一有知識，便就存着一種觀念，就是說，雖然我們備受虐待，我們黑人從奴隸制度中所得的教訓，幾乎和白人一樣多。這制度的惡影響決不僅限於黑人。這從我們自己農場的生活，就可完全表顯出來。奴隸制度的全機構，組織得使人把勞工看作墮落的下賤的表記。因之，在奴隸的農場上，不論白人、黑人，都把勞工當作應該設法逃避的一會事。我們地方的奴隸制度，竟把白人原有的自立自助的精神剝削殆盡。我的老主人有許多兒女，但就我所知，竟沒有一個有出息的，沒有一個有一技之長，沒有一個在生產的工業方面有些專門的用處的。女兒們也不教以烹飪、女紅、家務。這些都是奴隸做的。奴隸呢，對於農場生活，自然毫無個人的興趣，他們又愚笨，做事不求進步，不能學好。因此這制度的結果，弄得離色失修，大門脫了鉸鏈，只掛了一半，小門軋軋發響，窗格散了檔，牆上的泥灰落下來也不再粉刷，院子裏長滿了蔓草。通常白

人和黑人都是有食物的，但是在家庭中，在食桌上，足稱得起精美文雅的神氣，使家庭成爲世上最適意最舒服最動人的所在的，卻是沒有。同時，食物和其他物質的浪費，說來實在可嘆。後來得到了自由，奴隸們除不能讀書，沒有財產外，和主人們一樣適合地來開始着新生活。蓄奴的主人和他的兒子們並未學過專門的職業。他們不知不覺地存着勞工非他們分內之事的念頭。反而奴隸們大多總學過一些手藝，而且沒有人以勞工爲可恥，很少有願作工的。

最後，戰爭結束，自由之日臨到。對於我們的農場上，這是一個極重大極當紀念的日子。我們已盼望很久了。自由飄在空中，而且飄了好幾個月。天天看見逃兵回家。其他被遣散的或軍團已解散的兵士，不絕地在我們的近處經過。『口頭電報』日夜忙碌。大事的消息和談論，迅速地傳遍各農場。白人怕『揚基』(Yankee) 指美國北部人，有輕蔑之意——譯者) 的侵入，將銀器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從『大屋子』裏搬出來，埋在樹林中，叫靠得住的奴隸看守。無論何人要想來動一動這埋藏的寶物，這人便有禍了。北軍一到，奴隸們會給他們食物、飲料、衣服——什麼東西都可以給他們，但是特別信託他們看管的，這是於名譽有關，他們決不肯給人知道的。這偉大的日子，日近一日，奴隸區裏的歌聲比前更多了。他們的膽子也更大了，人羣也更多了，時常唱到夜深。大多數農場上詩歌的字句，本來也有提及自由的。真的，他們從前也唱過同樣的歌，但是他們很小心地解說歌中所提及的『自由』，是指來世的，和今世的現生活無關。現在他們

逐漸揭去了假面具，毫不畏懼地聲明，歌中所提及的『自由』便是今世身體的自由。到了這偉大的日子的前夜，奴隸區中得到消息說，次日早晨，『大屋子』裏將發生非常的事情。那天晚上簡直沒有人睡，要睡也睡不着。興奮期待佔領了一切。次日大清早晨，老老小小的奴隸都被喚去，聚集在大屋子裏。我跟着母親、哥哥、姊姊和許多別的奴隸到了主人家裏。我們主人的全家都聚在廊下，也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都來看所要舉行的事，來聽所要說的話。他們的面部都顯出極深切的情感，或許是愁悶，但不是惡恨。照我現在所記得的，那時他們所給我的印象，並不是因失了財產而愁悶，卻是因他們所養大的，以及平日處處極接近的人，一旦分離，不得不傷心。我現在還記得當場最令人注目的事，是有一個外人（我猜他是個美國官吏）說了短短的一篇演說，接着宣讀了一篇長長的文件，我想那便是放奴宣言書了。宣讀以後又宣告說，我們全都自由了，可以在隨便什麼時候，隨便什麼地方去。我的母親那時站在我的身旁，便俯身吻着她的兒女們，快樂的眼淚從頰間流下來。她對我們說明這一切的意義，她說這便是她祝福了好久，還怕生前不能親見的日子。

大家喜樂、感謝、狂歡，盛極一時。但毫無惡感。其實，奴隸之中倒很有代我們的前主人憐惜的。被解放的黑人，這樣狂歡的時間極短，因為我看他們回到小木屋的時候，感情便改變了。他們須得負起極大的責任，得了自由的責任，自立的責任，為自己為兒女計劃將來的責任。這正像一個十歲或十二歲的兒童，忽然進